

HAOMENTIAOXIANGSHI

豪门调香师 上

一段掩藏了多年的调香密谋，
一场奢华残酷的豪门争斗，
爱情在商战和阴谋之间何去何从？

殷寻 著
YINXUN
WORKS

经世界 | Finance and economics

Social Theory

2012华语言情大赛冠军
2013年华语言情小说大赛评委

大神殷寻

【豪门惊梦】系列第一部

商界不为人知的阴谋
源于一场调香风波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豪门调香师

殷寻 著

上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豪门调香师 / 殷寻著. — 重庆 : 重庆出版社, 2013.6
ISBN 978-7-229-06680-2

I. ①豪… II. ①殷…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29742号

豪门调香师

HAOMEN TIAOXIANGSHI

殷 寻 著

出 版 人 : 罗 小 卫

责任编辑 : 罗 玉 平 李 雯

装帧设计 : 八 牛 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市鹏程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ch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张: 40 字数: 768千

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6680-2

定价: 5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Contents

Chapter1: 豪门童话 / 1

晚归的丈夫	1
你很怕我?	6
调香世家	20
爱情额度	27
我的鼻子很灵	36

Chapter2: 惊梦豪门 / 43

箫烨磊	43
姐妹相争	50
半个人	55
似真似假的承诺	65
那一年的圣诞节很冷	72

Chapter3: 铅华洗尽 / 87

签售会	87
友达以上, 恋人未满	93
商务车里的男人	98
投资商的邀请	110
威胁无处不在	126
背后的落寞	154

Chapter4: 遇见未知的距离 / 170

她和他的城市	170
不期而遇	189
再起风云	197
揭穿身份	205
破碎的娃娃	216
奇怪的气息	248

Chapter5: 遥望幸福 / 258

墓园惊魂	258
------------	-----

对外称呼	272
萧烨磊的决定	277
谁都不快乐	291
愤怒的男人	306
算账	325
近情情怯	338

Chapter6: 破碎的泡沫 / 352

好丈夫	352
精神病院	361
居家生活	369
剧情重演	382
立碑者	391
第九天	411
和家端倪	430
午夜梦回	436

Chapter7: 转弯遇见幸福 / 444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444
病重	452
我要见你	459
我只是个傻瓜	475
怀孕	491
凶杀现场	498
一则语音留言	517
爱的始终是他	527

Chapter8: 爱，如果 / 534

重现苏家招牌“陶醉”	534
掉落的药瓶	541
行为离谱	548
意外案件	560
窥见	570
留守身边	587
病例	596
白兰别墅	605
极致的痛换极致的幸福	619



Chapter1: 豪门童话



爱情，从来都是一条单行线，如果你选择在中途离去，那么请潇洒些，别再回头，别再奢望回到原点。因为，这条单行线还在继续，我不再是我，而你，也不再是你，也许我们，注定回不到曾经的开始。

我曾经，日复一日地在黑夜中等待着，等待着你的回来，那么执著地等待着……

晚归的丈夫

半山豪宅。

夜已深透下起了雨，临近秋末，瓢泼的雨水透着一股子寒气。偌大个豪宅，安静得像是伫立在雨中的少女，只散发着隐隐的光亮，豆大的雨点击打在直落而下的落地窗上，噼里啪啦搅得人心不安。

已过了十二点，苏冉却失去了睡意，只穿着一件单薄的睡裙打算到楼下的餐厅倒杯水来喝。刚下了楼梯，又一道闪电划破视线，窗外车灯闪过，她小小的娇躯猛地颤了下，长如海藻般的卷发顺势滑落在肩头，精致的眉心染上几许期待，还透着一点小紧张。

很快，客厅传来“滴答”一声，是电子钥匙开门的声音。苏冉感到没由来的紧张，洁白赤裸的小脚踩在奢华的澳洲长毛地毯上，刺痒的感觉一直钻进心底最深处。

厅门打开，门外秋雨的气息席卷了进来。苏冉先是一愣，心紧跟着拼命狂跳，是他回来了，厉冥禹。

夜风扬起了他身上大衣的衣角，显然他喝了不少酒，是被两个手下搀扶着进来，高大挺拔的身子在夜风下有些摇晃。苏冉也来不及再披上外衣，赶忙帮忙将厉冥禹搀扶进了客厅，又略显尴尬地抱着肩膀站在一边，她没料到厉冥禹会突然大半夜回来，这个在新婚第二天就消失了足足有一个月的男人，她法律上的丈夫，竟然在今晚上又喝得酩酊大醉出现了。

“夫人，耽误您休息了。”两名手下不敢多看身着单薄的苏冉，低着头恭敬说道。

“辛苦了。”苏冉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上去自然点，轻柔些。

两名手下离去后，客厅陷入一片宁静。

这个豪宅目前没有管家，这阵子每天都有固定的小时工过来打扫房间。

厉冥禹高大的身子倚靠在沙发上，即使阖着双眼，眉宇之间的刚烈气息也会令人只消看一眼便终生难忘。他身上的大衣只是外披着没有系上扣子，露出里面深色的西装、衬衫还有暗色调的领带，搭配得奢贵、成熟而低调。他的脸在水晶灯光下显得忽明忽暗，倨傲冰冷的唇透着暗烈的气质，就算他是醉着酒的，静静地坐在那里也给人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高贵疏离之势。

对于醉酒之人，苏冉是最有经验不过了，因为她有个经常酗酒的继父，从小到大她早已经见惯了母亲是如何伺候他的。想了想，拿过遥控器调暗了头顶上的水晶灯，整个客厅被朦胧的光线所笼罩，转身走进了餐厅。不到十分钟，她便煮好了一碗热气腾腾的解酒茶，刚端进客厅还没等走近沙发，一道低沉醇厚的嗓音淡淡扬了起来，没有太明显的醉意：“几点了？”

苏冉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手指微微一颤差点将解酒茶打翻，怔愣了半秒钟后才反应过来是厉冥禹在说话，转头借着昏暗的水晶灯光看了一眼，他抬手揉按着眉宇，许是酒后头痛头胀了。

见半晌没人回答，他终于睁眼，转头看向她。苏冉有一瞬被电到的感觉，他的眸黑暗得如同窗外的夜色，深沉平静，非但没有醉酒人常有的醉眼迷离或是神志不清，反而是两道令人无法逼视的锋利光芒，她只消对视了一秒钟便连忙敛下了眼眸，心跟着“咚”地狂跳一下，刚刚好不容易才压下的淡然再次被击退，只剩下脸红心跳的感觉。

黑暗中，他没有移开双眼，虽然她没敢再与他对视，但也能清楚感觉到他眸光一直没有离开过她的方向，他在打量着她，就像是一个极其冷静的猎人，在打量着落入陷阱的猎物一样，漫不经心地却万般折磨人地保持着沉默。苏冉只觉得心口胀胀的，如同能够感觉到他目光的温度，忽然有点窒息。

窗外一道闪电闪过，几乎燃亮了漆黑的天际，厉冥禹阖黑的眼眸随着被闪电映亮的女人身影闪动了一下，轻薄的黑色吊带睡裙将她的肌肤衬得更加细致晶莹，毫无瑕疵的肤色近乎透明。

苏冉紧张地咽了一下口水，这种注视令她无所遁形。良久后她重重咬了一下唇，刚准备开口打破这种令人无法呼吸的宁静时，厉冥禹倒是先开了口，嗓音跟刚刚一样，低醇平淡：“几点了？”又重问了一遍，而后又将头靠在沙发上闭上了双眼。

苏冉见他不再注视了，心微微轻松了一些，抬头看了一下墙上的钟表后柔声说了句：“差一刻钟凌晨一点。”说完端着解酒茶走了他跟前：“把这个喝了吧，最起码明早起来的时候头不会太痛。”

她敏感地看了一眼他手腕上的名表，在淡淡的水晶灯光下折射着奢华的光芒，心口有些微微泛堵，这人是被人伺候惯的吗？明明自己抬腕就可以看到时间了，还阴阳怪气地问她时间。

厉冥禹没有动弹，甚至没有张开双眼。苏冉就一直站在边上，不知该说些什么。

“很晚了去睡吧，不用管我，辛苦了。”他终于开口，眉宇间泛着一丝易于察觉的酒后疲累。

生疏的客气令她有些心里发慌，看着灯光下那张令她心悸不已的脸颊，最终她还是轻轻坐在了他的身边，这是她第二次离他这么近，近到可以呼吸到他身上的气息。这是一种琥珀气息，淡淡得如同木质的味道，虽说这种琥珀气息常用于男士香水之中，但她很清楚地知道，厉冥禹身上的气息是天生的，淡若如水，要仔细闻才能闻得到，是一种低调成熟的男人气息。不过也能闻得出他的确喝了不少酒，酒香虽说混合着他身上独有的琥珀之气，但她还是能够辨别出今晚他喝的是路易斯庄园的红酒。

这种红酒，因稀少而昂贵，在红酒市场上根本买不到。

苏冉可以马上转身回房，但她没有。见他略显难受的样子，她自然也于心不忍，就算不想喝解酒茶，至少也不能在沙发上坐一晚上吧。一声轻叹止于唇边，不自然地舔了舔唇：“姐夫，我还是扶你回——”

“你叫我什么？”没等她说完，厉冥禹再度睁眼，这一次他看向她的目光不再是注视和打量，而是一种严苛的拷问，虽说语调没有升高，依旧一如既往地低醇，但，在这种注视下更像是一种无声的指令和威仪。

苏冉猛地反应了过来，连忙改口道：“对不起，冥禹……”

锋利的眸在她略显尴尬的脸颊上盯着有一会儿，足足有一分钟的时间，他才将目光从她脸上不着痕迹地离开：“解酒茶拿过来。”

她拿了过来，他伸手接过，喝下后高大的身子向前微微一探，将空碗放在了茶几上。



一个随意动作，却让她闻到了一缕原本不属于他身上的气息，这是女人的香水味，如果没猜错的话是YVSA品牌今年最新一款名为“沉沦”的香水。前调是丁香、芫荽和格拉斯的橙花；中调是五月玫瑰；后味是麦索尔的檀香木和没药。这款香水意在表达一个神秘而优雅的女人在午夜造访，传达了禁忌和诱惑，就算人离去后弥散在周围的香气也会令男人感到温柔和沉沦。

这若有若无的香气从厉冥禹的衬衫领口处萦绕出来，又沿着苏冉的鼻尖钻了进去，刺痛了她的呼吸，直接扎进心底最深处。她不知道是一个怎样的女人在使用这款香水，心里只知道一个用了这款香水的女人应该整夜与她的丈夫缠绵。纤细的手指下意识攥在了一起，尖尖的指甲几乎嵌进了掌心之中，没由来心痛也抵不过钻进肺部之中的香水气。她应该保持冷静，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是吗？原本就应该这样，这场婚姻在外界看来是多么津津乐道，可惜，在他眼里不过是场儿戏，就算她想计较什么，他，在乎吗？

由始至终，她爱他，似乎只是她一个人的事，与他无关，而他，也不想有关。

厉冥禹不知道她在想什么，许是坐在沙发上醒酒醒得差不多了，便摇摇晃晃起了身。苏冉看得心惊胆寒的，也赶忙起身，伸手搀过他，生怕他一个重心不稳再倒了。

她的主动并没有引起厉冥禹的反感，将胳膊搭在了她的肩膀上，脚步多少还是有些踉跄。说实话，他真的很高，少说也有186公分的个头，苏冉搀扶着他，倒像是被他直接搂在了怀里似的，小小的头颈只及他的胸前，结实的胸膛像是石头般坚硬，她只能拼命仰着头擎着他颀长的身子，幸好他没有醉到不省人事，否则她该考虑叫来医护人员帮忙了。

气喘吁吁好不容易地爬上了二楼，两人进了卧室，苏冉已经来不及开灯，只觉得双腿一软，还没等松手，她和厉冥禹便双双跌倒在舒适宽大的床榻上。厉冥禹因为醉酒也没站稳，直接压在她的身上。落床的瞬间，苏冉只觉得身上一沉，鼻息之间充塞着夹杂淡淡酒气的琥珀香，当然，那抹若有若无的女人香水味道被她刻意忽略，男人的鼻息落在她的耳畔，令她蓦然脸红心跳。

她从来没有跟他这么贴近过，就算是新婚那晚也没有这样过。身上的男人气令苏冉慌了心神，黑暗中惶惶侧过脸，走廊中的灯光投射了进来，将厉冥禹的侧脸轮廓映得十分清晰，高挺的鼻翼如同被雕刻般的俊挺。

苏冉忘了推开他，虽说娇羞万分，但还是被他的样子所蛊惑。美眸怔怔地看着他的侧脸，脑海中不由得忆起初见他的情形。

几个月前，她被老总派到政府部门取一份有关承标的批示文件，直接负责人便是厉冥禹，只有他点头同意亲笔签字才能让文件生效。苏冉永远都不会忘记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心脏狂跳的感觉，那天他刚刚主持完会议，人群之中他伟岸的身材显得鹤立鸡群，身上的西装外套搭在臂弯上，边朝办公室走着边对身后的一些职员交代相关事宜，见她后只是抬

手示意一下让她跟着进来，从始至终他的眼神都没有游离过，那么坚定稳重，语调温沉中透着过分好听的低醇。

厉冥禹是政府议会最年轻最有前途的议员，相对于那些喜欢打着官腔的政府官员来说，厉冥禹哪怕只是坐在那里静静地聆听，身上也有着不怒而威的权势之气，令人不敢小觑他的意见和行为。

也许，他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人，天生是领导者的料。苏冉的心在那一刻便瞬间融化了，却又在半小时之后又迅速跌倒了谷底。她没料到她的亲生姐姐会走进他的办公室，笑盈盈地挽住他的臂弯亲热介绍道：苏冉，他就是我跟你提到的mr right，你要叫他姐夫哦。

那一天，苏冉几乎是落荒而逃；那一个月，她几乎感受不到春天的温暖。

身上的男人动了动，似乎察觉到她一瞬不瞬的凝视，微微转头看着她，淡淡的酒气和属于他的气息有些温热地散落在她的脸颊上，痒痒的感觉将苏冉拉回了现实，四目相对时，她紧张地咽了一下口水，娇小的身子下意识挣扎了一下。

“别动。”男人的嗓音听上去有些压抑和暗沉，惊得她不敢再动了，只是瞪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头顶上的他。

他和他的脸颊靠得很近，近到她可以清晰感受到他胸膛的坚硬和热度，近到她可以呼吸到他的呼吸，小小的身躯忍不住颤抖着。她嫁给了他，他是她的丈夫，可新婚之夜他除了将自己喝得酩酊大醉外没有碰过她一下，今晚他不会是想……

呼吸开始变得紊乱，下一刻却觉得身上一轻，厉冥禹摇摇晃晃竟然站了起来，二话没说朝着浴室走过去。

苏冉一愣。

他的样子令她心生委屈，用力地咬了咬唇瓣，起了身，长长的卷发温顺地贴靠在后背上。

“姐夫，呃，冥禹——”暗自责怪自己的嘴笨，马上改了口，轻声唤了他的名字。

厉冥禹转身看着她。

“那个……”苏冉深吸了一口气，压住心口的沉闷，轻声说了句，“我先给你备好洗澡水，你等一下。”

厉冥禹没有说话。

见他没有反对，她从他的身边走过。

她的背影在朦胧的灯光中显得更加影绰，纤细的线条如一道最美的画卷，身上的淡淡清香又令他的体内升腾起一股熟悉的燥热，英挺的眉心下意识蹙了蹙，他再清楚不过这种感觉代表着什么，眸光沉沉，就在她快要走进浴室的时候，他一贯低沉的嗓音扬起：



“今晚我睡客房。”

苏冉的后背僵硬了一下，没有回头，一秒钟后柔声说了句，“好。”

身影消失在浴室，没一会儿，传出哗哗放水的声音。厉冥禹感到头有些胀痛，走到沙发坐下，这才环视了这间所谓的“婚房”。一切都是按照他的喜好来设计，就连床单被罩都是暗调的颜色，空气中似乎还浮动苏冉身上的气息，很淡很淡，不是围绕在他身边的那些香水味，更像是一种天然的自然清香，他不知道这是一种香气，只觉得，呼吸入肺十分干净。

他转头看向浴室的方向，眼神深思、暗沉……

你很怕我？

又一个月过去，十二月份入了冬，好在这座城市每天都是微风，外出也不会太过寒凉。路两旁的法桐早已经变得干枯，透着冬日阳光的耀眼轻飘下来枯叶。这个季节最美的便是落叶，满地的金黄，倒成了美丽的风景线。都市每天都是繁华而忙碌着，不管春夏秋冬，也不管严寒酷暑，人来人往将这座城市的奢华装点得更加丰富。

苏冉将视线从窗外的车来车往中转移了回来，正好安小朵买完了咖啡端了过来，在她对面坐下后，捶了捶腿娇声说了句：“苏冉，我发现一个问题，人家都说女人过了25之后才会感觉时间过得快呢，我们两个才23啊，一上午才逛了两个商厦，这时间怎么一晃就过去了呢？”

安小朵是苏冉交了十一年的好朋友，从上学到踏入社会工作了，两人还是无话不谈，应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知己。安小朵出生在台北，不过自小就跟着父母举家搬迁到这座城市，她出身医学世家，父母都是权威的外科大夫，正因如此才会被高薪聘请到这里来。

安小朵倒是不大喜欢从医，许是自小见惯了父母拿着手术刀的样子，但还是拗不过父母的安排，也在这座城市最好的一家医院做起了急诊科大夫，虽说平时很忙，但只要一闲下来就会约出苏冉一起逛逛街，吃吃饭聊聊天。

不过苏冉跟她还有不同的地方，苏冉读的不是医学院，而是中文系；苏冉每次与安小朵出来逛街的时候很少买衣服，因为她家环境不宽裕。虽说苏冉有一个在全球资产排名能进前十的爸爸，但很小的时候，这个原本和睦的家庭便被小三破坏了，爸爸犯了有钱男人都会犯的错误，在外面有了外遇，妈妈气不过便提出了离婚，法院将姐姐判给了爸爸，而她自小就跟着妈妈。

再后来，爸爸娶了小三进门；再再后来，妈妈也另嫁他人。

对于苏冉家中复杂的情况，安小朵最清楚，所以她从来都不在苏冉面前炫富，她很珍惜和苏冉的这段友谊，还常常跟苏冉说，以后有机会要带她一同回台北去看外婆，外婆是安小朵目前唯一的牵挂。

苏冉听了安小朵的抱怨后，轻轻笑了笑：“要我说啊，逛街还是要看对象，要是换成你心仪的人还会这么抱怨？”

“苏冉，你怎么也学会嘴巴这么毒了？我哪有什么心仪的人？”安小朵俏皮地撇了撇嘴巴。

都说一个人的性格跟童年环境有着绝对的关系，这话一点都不假。安小朵自小无忧无虑，又成长在一个完整的家庭里，所以性格十分开朗外向，有什么就说什么，心中的喜怒哀乐都会在脸上显示出来，苏冉常常说她的脸就是天气预报。苏冉不同，因为家庭的缘故，她内敛，性格恬淡而柔和，有什么话都会憋在心里，不论高兴还是忧伤，面对外人时脸上总是带着淡淡的笑容。

可是，她的笑始终都是那样，安小朵知道她从来都没有真正开心过。

每每看着苏冉，安小朵都感到心疼，她应该是含着金汤匙长大的才是啊，只可惜又落得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家庭，不过即使如此，苏冉身上总是带着一股子贵气，这是天生具备的，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模仿上来的气质。

苏冉没有再说什么，只是低头轻轻搅动了一下杯中的咖啡，长长的睫毛遮住了眼底的寂寥。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她已经结婚两个月了。想到这儿，苏冉唇边不由泛起一丝苦笑，结婚两个月，她和厉冥禹却只见过两次面。除了新婚之夜，便是后来他醉酒回来的那次。

那一晚他睡在客厅，第二天当她醒来后发现，偌大个豪宅又只剩下她一个。再过了半个月，她知道他正在忙于选举，又后来，她从报道上看到一些有关他的一些绯闻，从那年开始，她便再也不看新闻，更不看有关政客的杂志、报刊。

安小朵见她又不说话了，好奇地看着她，看着看着便被苏冉无名指上的那颗大钻戒吸引了，拉过她的手，夸张地瞪大了双眼：“鸽子蛋，那个姓厉的出手也太阔绰了吧？你就这么带着逛街，不怕被抢啊？”

苏冉低头看着无名指上的戒指，这是厉冥禹在婚礼现场给她亲手带上的，天知道她有多么不舍得拿下来，哪怕这个不是一枚奢华的钻石戒指，哪怕只是用草编的小玩意，只要是他亲手带上的，她都不舍得摘下。

见她如此安小朵叹了一口气，放下她的手后关切地问了句：“苏冉，你还没告诉我突然结婚的理由呢。”其实安小朵一直都很担心苏冉的婚后生活，她可是听说那个厉冥禹是出了名的黄金单身汉，钻石王老五，苏冉什么时候跟他认识的？

苏冉闻言后抬头，这次唇边的笑意中透着显而易见的幸福：“小朵，我是爱他才会嫁给他。”

“爱他？你和他才认识多久就说爱？苏冉你——”

安小朵的话还没等说完，便被电视上的一段新闻给打断了——

“国际在线报道：由于国际议会7日再次发起质询议长动议，要求原商务议长贾尼于十二月到议会接受多项质询，由此第九届议会选举将于本月24日平安夜当天举行。有媒体称，议会此举是提前打响了新一届议会选举的选战。舆论普遍认为，本届议会选举的竞争将主要在以厉冥禹为代表的新民主派和原商务议长贾尼为代表的传统保守派进行。对于选举的相关报道，我台将会继续关注。”

苏冉的手机铃声响起时，安小朵正瞪大了双眼盯着电视屏幕上的画面，端着咖啡杯的手一直停留在半空中。

电话响了，是个陌生号码。接通的瞬间，话筒另一端扬起的嗓音是让苏冉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低醇之音，如同磐石，重重压在她的心头，哪怕只是隔着一个话筒，她也能感受到他言语间权威的分量，虽然，他的语调一直如淡水没有波澜：“晚上需要出席宴会。”

“嗯。”苏冉轻柔答了句，抬头看了一眼电视屏幕，屏幕上方的画面正好就是话筒中的主人，是新闻媒体拍摄他出席商务会议的某个画面，画面中的他眼神始终那么专注，如同她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一样。

这一瞬让苏冉感到恍若隔世，她不明白他为何突然要向她报告行踪，他已经消失了一个月了。

“有礼裙吗？”话筒另一端又问，嗓音不急不躁。

苏冉这才恍然，原来他是需要携带她一同出席晚宴。

“呃……没有。”她如实回答。

话筒另一端沉默了片刻，就在苏冉正要问他需不需要现买一件的时候，低醇的嗓音再度扬起，依旧平静：“在哪儿？”

是问她在哪里是吗？这个人说话还真是喜欢节省字眼。告诉了现在的位置后，厉冥禹在话筒一端沉声命令了句：“二十分钟后到咖啡厅门口。”

“好。”苏冉不知道他是不是亲自来接他，也没有问出口便挂了电话。

看着刚刚结束的通话记录，这才发现自己的心跳有多快，小手压在了胸口上稍稍平复了一会儿后，盯着上面的陌生号码有一会儿，想了想，存上了“冥禹”两个字，又觉得不妥，悄悄改成了“老公”二字。像是做贼一样，想来倒是有些可笑了，他是她的丈夫，竟然今天才知道他的电话号码。做完这些后，苏冉一抬头就对上了安小朵那双不解的眼眸：

“苏冉，你的脸怎么红得跟猴屁股似的？”

“安小朵！”苏冉无奈地看着她，故作教训的口吻，“你是个女孩子，能不能文明点？”

“OK文明点，那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你是接了谁的电话就脸红得像猴子的娇臀似的了？”安小朵笑得十分诡异，身子探前，朝着电视屏幕的位置指了指，“是不是他啊？”

苏冉没有理会她的消遣，喝了一口咖啡。安小朵性子里总是多着一点点小八卦色彩，见状后更是好奇：“苏冉，你老公真的要竞选国际商务议长吗？”

“是吧。”苏冉有些不确定，她一向不清楚他的情况。

“是吧？你可是他老婆，什么叫是吧？”很显然安小朵不满意她的回答，撇了撇嘴巴，“厉冥禹这次如果选举成功取代原商务议长贾尼的位置，那就不得了了。”安小朵拍着胸口，夸张说道。

苏冉安静地看着安小朵一惊一乍的样子，窗外阳光透着玻璃折射进来，有几缕落在了她的脸颊上，凝白的肌肤显得更是透明，嫣红的唇微微勾着，浅浅笑着。

“你还真是一副宠辱不惊的样子呢。”安小朵擎着下巴看着她，“放心，厉冥禹既然是你的男人，我安小朵就算是做公益事业了，我会发动所有我认识的人为他这次的选举投上一票民意。”说完又想了想，“你说议员们选举是不是都有财团在后面支持啊？我听说那个贾尼背后有好几个大财团呢。你知道我那个做律师的叔叔，他也曾经参加过选举，结果就是因为没有财团支持，最后连议员都没有选上。”

苏冉听着心里多少有点乱，拿起咖啡杯喝了一口，有些凉了，胃里有一点点的绞痛：“好了，这么贵的咖啡还堵不上你的嘴巴吗？快点喝吧。”

安小朵笑嘻嘻喝了一口咖啡：“其实说实话，我还挺不习惯喝这个猫屎咖啡的，相比这个，我更喜欢喝蓝山，要不是因为这款咖啡少之又少打死我都不喝。”

这便是安小朵本来面目，在外人面前装得跟淑女似的，要多文雅有多文雅，在苏冉面前从来都不伪装，大大咧咧像个男孩子，听得苏冉轻轻一笑，纠正她道：“你可以叫这款咖啡为Kopi Luwak，或者你叫它麝香猫咖啡也行，怎么从你嘴里出来就那么难听了？”

安小朵笑着拍了拍嘴巴，做改口状，又忍不住问了句：“你这么着急，是不是那个他要来接你啊？”

“总之你快点喝，我一会儿不能陪你了。”苏冉将咖啡推到了一边，她的胃一直不好，不应该喝咖啡的。

“小冉冉——”安小朵岂会善罢甘休，拉着她的手撒娇地晃了晃，“你就让我也瞧瞧厉冥禹的庐山真面目呗，总是在媒体杂志上看到他，但还没见过真的呢，你放心，我绝对不露面，只藏在门后怎么样？我倒要看看他本人究竟能不能配得上我这位如花似玉的苏冉

同学才行。”

苏冉本想跟她说一会儿未必是厉冥禹亲自来，但也知道拗不过她，只好点头：“行吧。”

安小朵雀跃。

二十分钟后，苏冉准时站在了咖啡店门口，还以为是自己的表快了，刚要抬腕，便见到一辆深色调的商务车朝路边驶来，最后缓缓停在她的身边。

苏冉竟有些紧张地抓紧了包包的带子。

车门缓缓打开。她的心也跟着提到了嗓子眼，最后，在见到亲自打开车门的男人后蓦地卡住了，再也下不来了。

苏冉没料到厉冥禹真的会来亲自接她，虽说她刚刚一直在幻想着，在期盼着……

阳光笼罩在他身上，深色西装、深色领带和精致的领带夹让他看上去一丝不苟，身材显得更是高大挺拔，今天的他有着一贯的成熟稳重，不像是醉酒的那两次，苏冉听到自己的心又在狂跳，跳得耳膜一个劲地躁动着。

“上车吧。”他低沉开口，主动拉开了车门，站在那里，有着淡淡的疏离。

苏冉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住狂跳不止的心脏，攥了攥手指后走近他。

空气中浮动属于他的气息，男子气的琥珀香，虽是淡淡的却要了命的好闻。很快，她挨着他伟岸的身子上车，坐定后，车门关上，厉冥禹从另一侧上了车。车内如同车外一样低调奢华，车顶的水晶熠熠生辉，淡淡的光折射在旁边同样是水晶质地的高脚杯上，又放有香醇红酒和烈酒，是供厉冥禹平时在车上喝的。鞋子下面是十分柔软的长毛脚踏，苏冉有些心疼踩在上面，几乎都不敢太用力地踩下去。用眼悄悄瞥了一眼坐在身边的厉冥禹，身子有着明显的紧绷和拘束。

这是她第一次坐他的车，车厢里除了淡淡的酒香，便是他身上的琥珀香，苏冉下意识仔细呼吸了一下，没有其他一丝属于女人的香气味道，唇角稍稍上勾了些。车内的空间不小，苏冉却觉得空气中有些闷热，许是因为厉冥禹坐在身边的缘故。相对她的小心翼翼，他显得有些慵懒地依靠在车座上，沉声对着司机命令了句：“开车。”

车子，如深海的鱼穿梭而行。启动之时，苏冉下意识转头看了一下咖啡厅的门口处，安小朵果然没有现身，不过却冲着她的方向打了个“OK”的手势，正看着手机响了一下。

她从包包中拿过手机一看，正是安小朵发来的一条短信，俏皮写道：“苏冉，一个字，帅！两个字，成熟！忠告：一定要看牢，这厮太限量级钻石了，比你的手指头上的鸽子蛋还抢手！”文字后面又一连发了几个感叹号，可见安小朵内心的震撼有多大。

苏冉看着看着忍不住笑出声来，这个安小朵还真是夸张。正准备看文件的厉冥禹见她

突然笑了，淡淡问了句：“怎么了？”

“哦，没什么，只是一个好玩的短信罢了。”苏冉抬眸冲他尴尬地笑了笑，赶忙将手机放回了包包里。

厉冥禹也没有多问什么，只是不着痕迹地看了她一眼后，又继续将注意力放在了文件上。苏冉咬了咬唇，说实话，她真的很爱他，但在面对他时就不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就像现在，其实她很想问他要去哪里，也想知道他这两个月到底在忙些什么，可是，话已经到了嘴边，还是硬生生咽了下去。

车厢里很安静，苏冉情愿这个时候坐的是普通家用的车子，最起码车鸣声能多少遮掩安静带来的尴尬。可她坐的是属于订做的高级车子，引擎的声音被车窗重重隔绝，只有安静、无限安静。苏冉微微调整了一下有些发累的坐姿，他貌似很忙的样子也为她不再开口问话找了个理由。正准备转头看向车窗外，厉冥禹却突然开了口，嗓音醇厚淡然：“你很怕我？”

原本就将神经绷得死死的苏冉，被这么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转头看着身边的男人，如水的美眸微微瞪大，乍看上去倒像是惊弓之鸟似的，一时间还没反应过来厉冥禹刚刚说了句什么话。

厉冥禹的眸光落在她的脸颊上，眼神依旧沉静，像是月色下的深色海面，一丝波澜起伏都没有。苏冉被他盯得全身都不自在，又想起他醉酒当晚也是这样盯着她看，于黑暗之中如同一头豹子，虽沉静却充满了令人不安的危险。此时此刻也是这样，但除了有一股子危险外，还漂浮着心悸不已的紧张，他的眼神太过沉静，沉静得令她难以呼吸。

苏冉下意识攥了攥拳头，掌心全都是汗腻腻的感觉。她从来都不知道，一个男人即使什么都不做，就坐在一边不声不语地看着你都会紧张、悸动。厉冥禹的眸光从她的脸颊划了下来，扫过她放置身侧的拳头，许是知道她没有听清他刚刚的话，干脆将手中的文件合上：“你很怕我？”同样的话又问了第二遍，嗓音永远是要了命的低沉。他似乎永远都是那么有耐性，却让人不敢肆意挑战他的耐性。

苏冉这次是集中精力才听清他说了什么，下意识抬眸，却见他还是在打量着她，目光笃定自然，她反倒是不自然了，赶忙敛下了眼眸，暗自深吸了一口气后轻声回答：“不、不怕……”她竟然该死地结巴上了！

一丝恼意很快闪过厉冥禹的眉心，又静静打量了她有半分钟的时间，才再度沉静开口：“放松，不用这么紧张。”

“嗯。”苏冉咬了咬唇，点点头。不用照镜子她也能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模样子，这副模样要是被安小朵看见了，必然会被她取笑个大半年。

厉冥禹调整了一下坐姿，漫不经心的动作透着成熟男人独有的气息：“有喜欢的牌子

吗？”

“啊？啊……”苏冉没料到他还会继续同她说话，抿了抿略显干涩的红唇，“没有。”她对穿的一向不会要求过高，也从来不会穿什么名牌，不同于一向走在时尚前端的姐姐，她身上最贵的衣服都不会超过三百块。但，她从来不认为这是什么丢脸的事情，自己赚钱自己花，心里踏实。安小朵总会为她抱不平，也时常形容她为豪门中的灰姑娘，披着豪门的外衣，实际上却只是给巫婆般的后妈和姐姐烧火砍柴的主儿。

厉冥禹似乎思考了一下后便不再看她，重新将精力放在文件的审核上。苏冉暗自松了一口气，一直卡在嗓子眼的心脏又开始渐渐恢复了活力，慌乱的视线转移到了车窗外，熙攘的人群、高度文明的城市建筑多少分散了她的一些注意力。

爱上一个人是怎样的？在见到时会惶惶不安，见不到时会疯狂思念，哪怕只是一个擦肩而过的片段也会回味半天，或甜蜜，或忧伤，原本一个精神很正常的人也会变得神经兮兮，原本一个很乐观的人也会变得多愁善感，是这样吗？

苏冉幻想过无数次与厉冥禹约会的场景，但从未想过他们两个第一次约会是在高级晚礼服制衣店，虽说她不知道今天算不算是一场约会。

如果不是厉冥禹带着她一同进来，想必这家店内的服务小姐绝对不会理睬她半分，因为她今天穿得普通极了，普通到就算进了这家店也不会让人认为是来购物的人。但厉冥禹不同，身上的高级制衣也无时无刻不在诠释着他上流社会的地位。由此服务小姐们的脸笑得极度自然，自然到是那种有心而发的程度，可苏冉知道，金钱有时候是可以买到真心笑容的。

“您看这几款都是今年最新推出的晚礼服，每一件都是限量出售，绝无二件。”其中一位服务小姐含着盈盈笑意向厉冥禹介绍道，声音如黄莺般好听悦耳。

苏冉站在一边反而有些受冷落，明明晚礼服是要穿在她身上的，这些人的目光却只会盯着掏钱的主儿，谁说只有狗眼才看人低呢？

服务小姐热情洋溢的介绍似乎没有博得厉冥禹的关注，他坐在舒适的沙发上，修长的左腿叠放在右腿上，看上去永远那么优雅沉静，目光落在了苏冉的脸上，淡淡问了句：“你喜欢哪种款式？”

眼花缭乱的晚礼服像是飞在花丛中的蝴蝶，让苏冉的头有一点胀胀的晕，她从来没有进过这种高级制衣店，也从来没有穿过所谓的晚礼服，这一下子让她选择还有些无从下手。

“我不大会选……”她原本想要说这些都挺漂亮的，但想想还是算了，这么说的话生怕让厉冥禹误以为她是个贪慕虚荣的女人，那些例如男主听女主说都喜欢后就大笔一挥全包下的情节只发生在小说里，苏冉可不相信厉冥禹会做出这么具有负面影响的举动来。